

“差强人意”解

王承略

“差强人意”出自《后汉书·吴汉传》。其文曰：“诸将见战陈不利，或多惶惧，失其常度，汉意气自若，方整厉器械，激扬士吏。帝时遣人观大司马何为，还言方修战攻之具，乃叹曰：‘吴公差强人意，隐若一敌国矣。’”

《辞海》(1979年版)、《辞源》(1988年版)、《汉语大词典》(1997年版)均徵引上面一段文字作为语词的出处，并结合文义予以训释。《辞海》解释为“意谓还算能振奋人的意志。今谓尚能使人满意”。《辞源》解释为“比较使人满意”。《汉语大词典》解释为“意谓还能振奋人们的意志。后谓尚能令人满意”。

《辞源》“比较使人满意”的解释，与“隐若一敌国”的厚重语气相比，显然程度不足，语义无法连贯。《辞海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释义略同，所释亦较《辞源》义胜，特别是释“强”为“振奋”，比较准确。但释“差”为“还算能”、“还能”、“尚能”，与“隐若一敌国”之间语气仍属不符，释“意”为“意志”，实属难能，但尚有一间未达。

要想理解“差强人意”的准确含义，需先弄清“隐若一敌国”之意。按李贤注：“隐，威重之貌。”隐若一敌国，言吴汉威重，可与一国之力相比。典出《汉书·游侠传》：“剧孟以侠显。吴楚反时，条侯为太尉，乘传东，将至河南，得剧孟，喜曰：‘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，吾知其无能为已。’天下骚动，大将军得之，若一敌国云。”吴汉既如剧孟，堪当一敌国，足为军中所倚重，则“差强人意”应是对吴汉所发挥出的关键作用的极高评价。《辞海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释“差”为“还算能”、“还能”、“尚能”，总觉语气卑低，前后语义割裂。

按“差”字当释为“颇”，即“非常”、“很”的意思。这一用法在《后汉书》中较为普遍，如《光武帝纪》建武六年诏曰：“顷者师旅未解，用度不足，故行什一之税。今军士屯田，粮储差积。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，如旧制。”《彭宠传》：“是时，北州破散，而渔阳差完，有旧盐铁官，宠转以贸谷，积珍宝，益富强。”《贾逵传》论：“贾逵能附会文致，最差贵显。”《赵岐传》：“今海内分崩，唯有荆州境广地胜，西通巴蜀，南当交趾，年谷独登，兵人差全。”等等，诸“差”字皆当释为“颇”。

“强”，犹“勉”，《辞海》、《汉语大词典》释为“振奋”，可从，但若依范曄原文释为“激扬”，则更确切。

“差强人意”之“意”，是理解此成语的关键。按此“意”字实为避讳字，本

字作“志”。汉桓帝名刘志,故汉人避“志”为“意”。《册府元龟·帝王部·名讳》曰:“桓帝讳,志之字曰意。”所谓“志之字曰意”,是说当用“志”字之处,用“意”字代替。

我们知道,范曄《后汉书》主要依据《东观汉记》而成。《东观汉记》创修于汉明帝时的班固、陈宗、尹敏、孟异等人,继修于汉安帝时的刘珍、李尤、刘騊駼、刘毅,续修于汉桓帝时的边韶、崔寔、朱穆、曹寿,最后修定于汉灵帝、汉献帝时。《后汉书·蔡邕列传》曰:“邕前在东观,与卢植、韩说等撰补《后汉记》,会遭事流离,不及得成,因上书自陈,奏其所著‘十意’。”李贤注曰:“犹‘前书’十志也。”“前书”即《汉书》,《汉书》有“十志”,蔡邕亦为《东观汉记》作“十志”,然因避汉桓帝讳,改称“十意”。惠栋《后汉书补注》曰:“‘意’犹‘志’也,避桓帝讳,故作‘意’。赵戒本字志伯,后讳避改字意伯,见孔庙《置守庙百石碑》。”蔡邕是灵帝时纂修《东观汉记》的主要人物,赵戒是由顺帝朝入桓帝朝的三公,二人皆避“志”讳,可证“差强人意”之“意”,本亦作“志”,桓帝、灵帝时负责纂修《东观汉记》诸臣,避当朝讳或前代讳改作“意”,范曄修史,一仍《东观汉记》旧文,不曾回改,以致后人不知其为避讳字,而难晓其本来之义。

《后汉书》中诸“意”字,有多处是避讳字,本当作“志”。如《刘盆子传》:“少年壮其意,又素受恩,皆许诺。”《耿弇传》:“弇道闻光武在卢奴,乃驰北上谒,光武留署门下吏。弇因说护军朱祐,求归发兵,以定邯郸。光武笑曰:‘小儿曹乃有大意哉!’”《马援传》:“左右哀其壮意,莫不为之流涕。”《乐恢传》:“时窦太后临朝,和帝未亲万机,恢以意不得行,乃称疾乞骸骨。”诸“意”字皆当作“志”,《东观汉记》避讳作“意”,范曄保存旧史,均未曾回改。

综上所述,“差强人意”即“差强人志”,当释为“颇能激发人的斗志”。当诸将见战事不利,心怀恐惧,容止失常,吴汉独意气自若,整治器械,激扬士吏,准备大战,其言行足可激励人的斗志,故光武帝盛赞之。如此训释,文义不觉隔阂,较为圆通。

自范曄以下,人们使用“差强人意”这一语典时,多理解为“还算令人满意”。如《魏书·于栗磾传》:“世宗还宫,抚背曰:‘卿差强人意。’赐帛五百匹。”《周书·李贤传》:“太祖喜曰:‘李万岁所言,差强人意。’”《宋史·刘黻传》:“比年朋邪扇焰,缄默成风,奏事者不过袭陈言、应故事而已,幸而之纯两疏,差强人意。”等等皆是。语言学上有一种常见现象,开始时因不明词义而误解,后人沿讹袭谬,因错就错,遂约定俗成,终致词义转移,“差强人意”即是词义转移现象的绝好例证,所以我们无需质疑“还算令人满意”的解释是否合理。惟“差强人意”在《后汉书》特定的语言环境中,有特定的含义,而此含义湮没已久,若依后起之义加以解读则扞格难通,故试揭橥其义以备研读范书者之一助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